

锦瑟

范迁

著

华语作家范迁 长篇力作
北 岛 严歌苓
金宇澄 程永新 强力推荐

中国小说学会年度长篇小说奖

他一生的全部努力
只是为了完成
普通的生活……



錦瑟

范迁
著

T H E

S A D

Z I T H E R

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锦瑟 / 范迁著. -- 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9.3

ISBN 978-7-5321-6927-6

I. ①锦… II. ①范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9)第016659号

发 行人: 陈 征
策 划: 谢 锦
责任编辑: 陈 蕾
封面设计: 丁旭东
内文插图: 曹启文

书 名: 锦 瑟
作 者: 范 迁
出 版: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
地 址: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
发 行: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
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.ewen.co
印 刷: 苏州市越洋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: 890×1240 1/32
印 张: 11.625
插 页: 2
字 数: 265,000
印 次: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
I S B N: 978-7-5321-6927-6/I · 5530
定 价: 55.00元
告 读 者: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: 0512-68180628

他一生全部的努力

只是为了完成

普通的生活……



自录



1 第一章 一个千疮百孔的夏季

淅淅沥沥地下了一整天的雨。他从学校走回来，进门如落汤鸡一般。

二房东把他的信件和隔日报纸搁在楼梯口。信件中有一封父亲的家信，他夹在胳肢窝里，拾阶而上。

125 第二章 忘川之水

围棋是最单纯的，也是最复杂的。围棋是一道槛，槛里槛外是两种不同的人生。他沉溺其中，忘了身处野战军政工要地，忘了身负送达重要文件的任务，忘了外面南下大战一触即发……

205 第三章 永劫回归

在上海阴湿天的一个午后，在人生最后的驿站——病床上，在一片生机勃勃的嘈杂声中，他突然进入一条时光甬道，很清晰地看到一路走来的人生……

358 后记 此情可待成追忆：父辈的锦瑟年华（范迁）

364 附记 文本的痛楚：我看《锦瑟》（严歌苓）

第一章

一个千疮百孔的夏季

淅淅沥沥地下了整整天的雨。五点钟天就暗了。他从学校走回来，进门如落汤鸡一般。二房东把他的信件和隔日报纸搁在楼梯口。信件中有一封父亲的家信，他夹在胳肢窝里，拾阶而上。

淅淅沥沥地下了一整天的雨。五点钟天就暗了。他从学校走回来，进门如落汤鸡一般。

二房东把他的信件和隔日报纸搁在楼梯口。吃夜饭辰光，这幢石库门房子里忙得一塌糊涂。灶间里油锅噼里啪啦响，夏太太一面左右开弓地炒菜，一面嘴巴不停地骂自家几个小鬼。佣人阿香洗菜揩台子摆碗筷打下手。客堂里一只十五支光的电灯泡下，矮胖的男人坐在藤椅里，鼻子凑得很近地看报纸。夏先生看报仔细，政局财经电影戏目结婚启事死人讣告一项不漏。夏先生看完了轮到他，他看完了再搁回到楼梯口，阿香明早生煤球炉要用旧报纸引火的。

信件中有一封父亲的家信，他夹在胳肢窝里，拾阶而上。逼仄的房间里一股霉味，墙上草绿色油漆杂陈斑驳，像煞是野小鬼的癞痢头。一扇盈尺木窗，旧竹帘已经七零八落。棕绷床上铺了薄薄的被褥。床下塞了两只藤条箱，里面是衣物和书籍，还有一只痰盂，一只脚盆。床边摆一张老式写字台，一把藤椅。这个局促寒酸的亭子间，是他的栖身之处。

他打开绿色玻璃罩的台灯，一只粉蛾在灯下盘旋不已。

鞋袜尽湿，他提了空热水瓶，去弄堂口的老虎灶上泡开水。回来先泡茶，再倒洗脚水。坐进藤椅，把一双冰冷的脚浸入脚盆里，然后喝茶



看报。报上新闻都是炒冷饭，他略一翻看，随手搁下，拈起那封父亲的来信。

信封的红线长方框内，是父亲一笔遒劲的颜体。每月头上，总有这么一封信函从扬州寄出。信中父亲告知三二家中琐事，几句叮咛，还有一张九圆的银票。这是他一个月的房租、饭钱及零花铜钿。初到沪上，这笔款子用来也颇为宽舒，如今物价涨了不少，他只得节省开销来弥补不足。买便宜的茶叶，平日晚餐吃碗盖交面打发。衣装是笔大开销，再如何手紧，在上海这种衣帽鉴人的地方，一袭深蓝色轧别丁长袍，一套浅灰色的培罗蒙西装，两件浆过的衬衫，一双上足油的牛津皮鞋还是要的。

他就读于圣约翰大学，沪上最体面的学府，在那里做学生，也总要登样些。

拆开信封，内中并无所期待的银票。他一个激灵，赤了脚水淋淋地站起，水门汀地面冰凉刺骨。几番寻找，一无所获。他呆了半晌，再展开父亲的家信。

我儿如鉴：

二月来，所谓的打老虎运动，如火如荼，扬州也被波及。你堂伯父之盐局，月前被税务稽查给查封了，说是囤积居奇。经多日奔走，亦托了人，却全无转圜余地。事发匆促，柜上的银票现洋都被冻结。逢此变故，家中顿断生计，仅靠典当举炊。唯恐你忧心，并不敢告知详情。原想假以时日，案情或能好转，不想前日军警上门，你伯父连人亦被捉进去。遭此横祸，全家惶惶不可终日。一个长年，一个娘姨都已辞退。你

两个妹妹，亦退学在家。实是山穷水尽，最后一途只有典卖祖屋，已关托了人。只是你这月一应费用，万难凑齐。我儿如有同窗好友能周转一二，先渡难关为荷。

为父惭愧，上不能光耀门楣，以慰祖宗之灵，又时运乖蹇，下不能令家人温饱，子孙安心读书。实在汗颜……

这对他不啻于一记当头重击。堂伯父的盐局开了三十余年，生意做遍长江南北，在扬州也是有名的殷实商家。北伐、军阀混战、日据时代都过来了，不料今朝竟会被查封。原先他还偶有不平：同祖同宗，何以伯父家殷实丰饶，他家却如此清寒？哪料大厦一旦倾倒，小户蓬门率先烟灭。

上海是世态炎凉之地，他岂能拉下面子去告借？一旦开口借钱，交情即刻直转而下。况且，同学都认为他是扬州大盐商的家眷，富家子弟。并非是他虚荣，要去冒充有钱人家，而是圣约翰的学生大多非富即贵，他只是想平等交往而已。

他晓得老家之窘迫。七旬祖母瘫痪卧床要人服侍。大姐嫁了个痨病鬼，整日和药罐子打交道。弟弟们都不是读书料子，一个在扬州学厨，一个在盐局里打杂，每月只有几个剃头涩浴铜钿。私塾出身的父亲，除了写一笔好字，算盘打不过人家，新式簿记亦不会，更不擅于应酬经营。堂伯父是看在亲戚的分上，派了一个襄理的头衔；其实是个可有可无的闲人，领一份干薪而已。

他是当年唯一考进圣约翰的扬州子弟。堂伯父打了包票：蛮争气的，学费就包在我身上了。但老头子为人四海，身边打秋风的阿狗阿猫

锦



狂心

众多，今日堂会，明日做寿，酒一吃，人就犯糊涂，银票常常脱班。近几月的款项，大多由父亲寄来的。一直瞒到油尽灯枯，父亲才把原委和盘托出。

他袋里只剩七圆钞票，两三铜子。这点钱不够半月的开销，房钱就要缴付。夏太太人虽和善，但锱铢必较，一分一毫算得毕清。一到缴租日子，总是有意无意地在眼前晃来晃去，找了话头搭讪，意思是提醒他不要忘了缴房钱。还有，本来打算要买一双皮鞋，脚下那双很快就会洞穿。

皮鞋是不能想了，这点钱缴了房钱，还要吃饭开销的。

上海遍地都是乞丐，从灾荒省份来的讨饭者，敲开居民的后门，哀求一口残羹冷饭。还有流落街头的落魄读书人，穿了破旧的长衫，蓬头乱发，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行走，晚上就蜷居在人家的门洞里。相对于那些乞丐，落魄读书人抵御厄运的能力更差一筹，他曾见过市府的收尸车，芦席底下露出一截肮脏的长袍，长袍底下则是一双惨白的脚丫。

如果哪一天粮尽弹绝，他也会落到那个地步吗？

会的，如果他不付租佃就会被房东赶出来，身边的钱用光之后，只有两条路，一是去偷，被人捉到的话打个半死；二是去乞讨，仪态也不顾了，面孔也不要了。每况愈下，终于有一天在饥寒交迫中撑不下去，躺倒在街头。最后留在世人的印象里大概就是那两只肮脏的，赤裸的光脚丫子。

思及于此，背上陡生寒意，如今却怎么是好？

雨声急一阵缓一阵，淅沥敲窗，玻璃上水光闪动。他簌簌发抖，时近立夏，房间里还是寒意弥漫。他抬头茫然四顾，偌大世界，何处有他

一条活路？

雨夜，万籁俱寂的弄堂里，突然响起一个苍老嗓音：馄饨啊，火热达达滚的小馄饨啊……

平时他会下楼去喝一碗小馄饨，点点饥。今日却挪不动身子。

老头在窗下停下，像是特为招呼他一声：小馄饨呀……

他掩面端坐不动。

如空山梵音，馄饨担的梆声笃笃回荡，渐渐远去。

二房东夏先生是个倒挂面孔的矮胖子，身高不满五尺一二，小阿福一个，四十出头就冒顶了。人倒是糯答答地很客气。他在一家木行里做会计，薪水有限，全靠夏太太手里捏紧，一家老少总算衣食无虞。佣人阿香是浙江奉化人，跟夏家算是豁出三千里去的远亲，廿四五岁光景，是个孤女。说是年前爷娘死后，差点被不要面孔的同族卖到堂子里去，多亏夏太太好心肠把她接来上海。阿香宁波口音极重，脑后盘了一只髻，终年穿一件似蓝非蓝的竹布衫。人还不算难看，就是小辰光发过一场高热，一只眼球神经有点烧坏了，看人总带三分眼白。手脚是极勤勉的，早晨四五点即起，倒马桶买小菜生煤炉拖地板汰衣裳一刻不停。夏太太常说阿香是自家人，夏家要一直养到她老的。夏太太一说起这话，阿香面上就满是涕零之情，做起事来更卖力了。

阿香待他很不错，一口一个叫他“弟弟”，说这个男小囡生得好看，像唱绍兴戏的小生。常帮他洗衣服，泡开水。他偶尔也塞两只角子给阿香。阿香总是推辞，或是去买了糖炒栗子放在他房间里。

他住的亭子间，月租五枚大洋，他嫌贵。夏太太就算给他听：当初



顶下这幢石库门房子，是花了两根大黄鱼的，二十两黄金啊，乡下头可以买十几亩田了。他贪图这里离学堂近，就承应了下来。哪晓得亭子间的头顶上就是晒台，一天太阳晒下来，像烘山芋烤炉一样，夜里根本不能入睡。一个热天下来焦头烂额，实在吃不消。一直打算要搬场，但上海房子不好觅，要么太远，要么太贵，拖三拖四，便又是一年。

有时傍晚回家，见到房东一家吃夜饭。夏太太照例是要招呼一声：“回来啦？一块来吃夜饭吧。”他总是客气地谢绝：“你们吃，你们吃，我早就吃过了。”取了报纸信件上楼去。其实他天天吃素浇面，几片青菜叶子，几块豆腐干，嘴里寡淡之极。穿过客堂时，他也斜眼看了房东家的餐桌，昨日是葱烤河鲫鱼和猪蹄黄豆汤，今朝又是糖醋排骨和干煎小黄鱼，都已好久不知其味了。但哪能可以为了一顿好饭食而自贬身价？如果夏先生备下一壶清茶，邀他手谈一番，他倒是会欣然接受的。别看夏先生肉乎乎的一团，两只脚内八字，走路碰鼻头转弯，下棋倒是个高手。他从小跟父亲下围棋，深迷此道，亦有相当的功力。下棋是有瘾的，所以夏先生一招呼，他十有八九欣然应召。在客堂间里，两人捉对厮杀几个时辰，末了夏太太买了夜点心来，小馄饨，生煎馒头之类，两人一面吃夜宵，一面复盘评述，尽兴才回房歇息。

人是要有点狷介自守的——有所为有所不为。

可是，银票不寄来的话，人就狷介不起了。房钱夏太太盯得紧，他咬咬牙缴了。接下来几日，他每天只食一餐，时时刻刻感到饥火中烧。终于熬不过了，房东太太一招呼，他就顺水推舟地在饭桌上坐下。阿香盛了一大碗饭送到他手上，米饭的香味热烘烘地蒸腾而起，他闻之差点落泪，赶紧掏出手帕擤鼻子。今朝小菜是八宝辣酱和丝瓜虾皮汤，再



普通不过的下饭菜，但对他说来无异于琼浆玉液。看他饿极的吃相，夏先生跟老婆交换个眼色，夏太太到厢房里摸出几只鸡蛋，炒了一盘开洋炒蛋，放在他面前。他拼命想管住自己，筷子却一次又一次地伸出去挟炒蛋。阿香帮他添了三次饭，直至碗空盘空，才作罢。

阿香的斜眼里流露出一丝诧异和怜悯，这个大学生吃起饭来怎么是这个样子？饿死鬼似的。不过桌上没人说一句闲话，大家闷头扒饭。夏太太还在那里客气：“弟弟，不晓得你来，没啥准备。”他头都抬不起，喃喃地道谢过了，就躲进亭子间去。楼下夏太太和老公窃窃私语：“依没吃饱？歇息叫阿香去买客生煎馒头来。”一想到撒了芝麻的生煎馒头，一口下去肉汁四溢，肚里饥火又轰然一声燃起，他暗暗抽了一下自己的嘴巴，怎么变得这么没出息了。

毕竟不能天天上房东家饭桌的。一礼拜下来，他饿得头晕目眩，坐在课堂里也神魂颠倒，只顾思量着今后怎么办？教授台上讲解凯恩斯理论，他大部分没弄明白。只好向邻座的女同学借阅笔记。这女同学姓汤，英文名曰艾茉莉，屋里颇有铜钿，父亲又是做官的，权倾东南。艾茉莉生就一张平阔大脸，五短身材。性格蛮活跃，演戏话剧舞会劳军募捐一样不落。脾气也蛮好，对他也一向和善。倒是他性格孤僻自傲，又对那些新潮女同学有所成见，常常人家好声好气跟他讲话，他却摆出一副扑克面孔。今朝应是病急乱投医，只想早点回家躺一下歇息。

艾茉莉笔记本拿在手里，关心地望了他说：“哎哟，你没不舒服吧，你的脸色好像不太好呢。”他本来就虚弱，被她一说，更是头重脚轻起来，脚下一软跌进椅子之中。

须臾云里雾里醒来。同学们松口气，说：好了好了，总算醒转来了。有人递来热茶。汤小姐问他是否有低血糖？他顺水推舟地应了。即刻有人去买了块巧克力来，吃下去真的好过点。汤小姐张罗着叫了黄包车，要送他回家。他坐上车就懊悔：他的住处乌糟逼仄，被人见了岂不笑话？为此几次说要下车。无奈拗不过艾茉莉，脚下也软绵无力，只得由她一路送回家来。

阿香正在天井里汰衣裳，夏太太在灶间里，听到动静都迎了出来。瞪大眼睛看着汤小姐搀他下车，再送到亭子间里躺下，汤汤水水安排好，千叮嘱万叮嘱，才告辞出门。可怜有铜钿小姐头脑简单，只当他真是低血糖，却无论如何没想到他是饿昏了。她走后没多久，阿香就送了一碗馄饨上来，他狼吞虎咽地吃下，才觉得好些。过一歇夏太太也来探望，满怀好奇心，来回兜转地打听汤小姐是否他的女朋友，口口声声说：蛮好格，屋里看来是有身家的，脾气也交关好。他有口难辩，只推说人倦了，总算打发夏太太下楼。

昏沉沉睡去，再醒来已是夜深人静。昏黄的路灯光浮在玻璃窗上，像一只油锅里的荷包蛋。晒台上阿香养了两只生蛋鸡，偶尔咯咯一声，如深井梦呓。他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原想老宅如能卖出，可以寄银票来填补亏空。但房子一直无人问津，这样下月他的津贴也无着落。万一房钱不缴的话，不知夏太太会赶他出门吗？或是板紧了脸，指桑骂槐，摔东摔西？如此他也是住不下去的。可是一旦踏出这处亭子间，他身无分文又能去哪里呢？

他想到自杀，报纸上常常刊登有人自杀的消息，有久病缠身的，有痴狂殉情的，最多的是破了产，生活无着的。看来自杀是解决人生大无

奈的一条捷径。哪种死法快捷一点并少有痛苦？跳楼他是不肯的，死相难看，血肉模糊一摊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跳黄浦江倒是可以的，尸首最好冲到大海里去。只是他多少会点水，怕也是不成的。看来最妥当的死法是吞下大量安眠药，一觉睡到另一个世界去，可惜他连买毒药的钞票都没有。

生不成，死不成，为啥他如此命运多舛？

门外有轻微的窸窣声，像是有人踮了脚上楼。莫非房子里进了贼？他静卧不动，过一阵，听到轻微的脚步声下楼去了。楼下的小房间是阿香的卧处，大概是怕她的鸡被野猫拖走，上晒台去察看吧。

阿香倒真是蛮可怜的，出身低，又生了一副斜白眼，二十四五岁了也嫁不出去。一天到晚做牛做马。他如果一世人做成这样，倒真是自我了断了好。

天亮醒转，起身上学。发觉门被轧牢，蹲下身去查看，门扉下竟嵌了一枚银元。这下不啻于溺水之人获得一丝生机，大喜出门。找了一家点心店，要了一碗大肉面，一客生煎馒头。等候时，手不时伸入袋里摸索那块银元，只怕是个幻觉。时下一块银元要换八九块钞票，法国电车公司的老师傅一月工资也就是十来块银元，尽可养活一家老小。真叫天无绝人之路，他又可得到几日喘息。届时说不定祖屋卖出，会有银票寄来。

但银元怎会跑到他房门底下去的呢？难道生了脚不成？夏太太做惯人家，一张毛票也要捏紧的，决无可能让大洋钱在地板上乱滚的。他恍然想起昨夜的脚步声，阿香？马上又否定了：不是阿香！她为人帮佣，不可能有余力作此善举。

